

【城市微旅】

## 明湖荷月

□李振声

今夜的月亮真好，明晃晃地挂在空中，笑咪咪地望着大地，沐浴在清风明月之中，我的身心感到格外温馨和宁静。心平气和容易生发闲情逸致，又因刚刚读罢朱自清的散文《荷塘月色》，突然间想去大明湖了，去看看月光下的十里荷塘是个什么样子。

初夏的济南，正是“香生荷叶散千家”、“六月荷香散满城”的时候，我从曲水亭街上穿过，见到的是“芙蓉桥畔是几家，到门一路芙蓉花，水边芙蓉红在水，窗前芙蓉红在纱”的美景。老济南人爱荷，爱到了“梅花不种种荷花，庭院无荷不成家”的程度，家有荷花，满院生香，祥和温馨，清新高雅，他们要的就是这种生活品位。当年老舍在南新街58号小院居住的时候，就在庭院里养了一大缸荷花，遇有贵客到访，还会摘下几朵做成“油炸荷花瓣”的菜肴让客人品尝，种荷、养荷、赏荷、品荷，是他的一大乐趣，也代表了济南人对荷喜爱有加情有独钟的风格。

踏着月光透过柳梢洒落满地的碎银，我沿着曾堤漫步来到烟波桥的拱顶，举头眺望，但见夜空辽阔，浮云朵朵，星光灿灿，明月高悬。俯瞰明湖，则是浮光跃金，静影沉璧，雁落鱼沉，舟櫓不语。皎洁的月光仿佛为大明湖披了一层蝉翼般的轻纱，使远近高低错落有致的美景都带着缥缈的神韵，显出朦胧的醉态，宛若一方沉静的古砚，被月光轻轻研磨，又被泉水慢慢涸开，散发着水墨的清香，泼染着十里明湖。

最美、最勾人心魄、让人销魂的，自然是婀娜多姿、接天映月的满池荷花了。明湖荷多，多得炫目。明湖荷美，美得惊艳。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亲眼所见，无论如何你也体会不到明湖荷月的这种美艳程度。此刻，满湖的荷花像一群从天而降的仙女，她们刚刚参加完王母娘娘的瑶池盛宴，乘着酒兴来到大明湖洗浴。离开森严壁垒的天庭，仙女们不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，摘去满头的金钗玉簪，闪出滚动在额头的露珠；洗去满脸的胭脂口红，还原天生丽质的清纯；脱去身上的盛装礼服，只穿一件阔圆如盘的绿裙；露出水灵白嫩的细腰，托起娇艳羞涩的笑脸。在波光粼粼奇美无比的明湖夜色之中，她们是一群断臂再造的维纳斯女神，圣洁典雅，亭亭玉立，只要看上一眼，你就再也不会忘记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的出处和本意。

看着月光下在水中追逐嬉闹翩翩起舞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荷花仙子，我想起了宋朝诗人杨公远写的一首古诗：“十里荷花带月看，花和月色一般般。只应舞彻霓裳曲，宫女三千下广寒。”原来天女下凡到大明湖洗浴并不是罕事，千百年来她们每年都要到这里戏水消暑，早已是大明湖的常客甚至半个主人了。难怪大明湖的荷花与众不同，不但灵气十足，而且有股仙气，原来她们与仙女同体，都是上苍的掌上明珠。数千年的明月照拂，数千年的泉水浸染，数千年的时空穿越，数千年的文明传承，造就了她们“濯清涟而不妖”的花魂，锤炼了她们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风骨。

风吹影动，月光西移，我发现躺在荷上的露珠有点困了，它翻了个跟头想提提精神，却不小心失足落水滚入湖中。露珠惊醒了湖鸭，吓得一个箭步窜出了荷田。这场面有点滑稽，却应了“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”的那句宋词。我的心突地一动，想起了当年经常在这里骚扰湖鸭鸥鹭们的那个山东小老乡，举目搜寻，在满池的荷花女神之中，仿佛看到了她那楚楚动人的倩影。

【饮饌杂谈】

□魏敬群

## 济南竹枝词里全是好吃的

竹枝词原是古代流行于巴山楚水长江中游地区的民歌曲调，唐代诗人白居易、刘禹锡效仿而作，遂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，清新活泼，通俗上口，内容更集中于民风民俗、山川名胜、地方人物等。明代王象春的《齐音》又名《济南百咏》，清代董芸的《广齐音》，清代王初桐、孙兆淮和现代徐北文的《济南竹枝词》皆属此类。后三人的作品皆咏唱到济南的食俗。

王初桐(1729—1821)，字于阳，清代上海嘉定人，监生，擅填词。乾隆时担任齐河县县丞，新城、淄川、平阴、寿光知县，宁海州同知。著有《齐鲁韩诗谱》《水经注补正》等。

王初桐《济南竹枝词》中有一首写泺河鲫鱼：“泺口腥风四月天，海鲜新到利津船。东人最重泺河鲫，贩进城来更值钱。”注曰：“《水经注》：泺水出历县故城西南。春秋桓公十八年，公会齐侯于泺也。北流为泺口。”

山东利津县位于黄河入海口，号称“百鱼之乡”。汇集泺口的水产品琳琅满目，并由此产生了脍炙人口的糖醋黄河鲤鱼，王初桐却偏偏认为山东人最喜欢吃的是泺河鲫鱼。泺河鲫鱼鲜美好吃，大概与泉水滋养有关吧？

他还有一首：“糝香姚肉满街盛，不许辛家独擅名。下酒最怜乡味好，更教金杏解春醒。”注曰：“《菊隐纪闻》：都中辛家猪肉最驰名。《酉阳杂俎》：金杏出济南，汉武帝东巡有献之者，帝嘉赏焉。”诗中写到的糝是山东济宁和临沂的一种传统名吃。

过去，济南芙蓉巷的三合糝馆专做济宁糝，小布政司街和经三纬四路的沂州小馆则是临沂口味糝馆。“姚肉”似乎是济南姚姓人士制作的一种熟肉，可与北京有名的辛家猪肉一争高低。《酉阳杂俎》是唐代段成式的著作，里面记载：“汉帝杏，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，山上多杏，大如梨，黄如橘，土人谓之汉帝杏，亦曰金杏。”王初桐认为，下酒乡味(姚肉)最好，解醉金杏为佳。



▲济南人暑日离不了的“冰镇西瓜”

现下，知道济南文化西路省齐鲁医学院门前的泄洪渠(山水沟)是谁开挖的人恐怕不多了。我告诉你，是1950年济南市暑期学生劳动建设大队开挖的。

1950年暑假前，济南一中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，组织学生参加由市学联组织的暑期学生劳动建设大队。那年我刚结束初中的学业，得知这个消息当即报名。

我们这些参加劳动建设的学生在济南齐鲁中学(现济南五中)集合，并以此为驻地，住在教室里，早饭后出发干活，午饭在工地吃，晚饭仍回齐鲁中学吃。

记得编队时，因为我是一中学生会委员，还封了我个班长。

劳动建设第一天，红旗开路，数百劳建队员肩扛铁锹、锄头，抬着大筐等工具，浩浩荡荡出发了，出校门经泉城路(院前大街)、舜井街、朝山街，来到齐鲁大学门前。然后领导讲话，分配任务后，一声“开始”，我们便按事先画好的线开挖了。

开挖第一天，我们这些城市的少男少女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摸劳动工具，干活笨得可气可笑。记得与我同组的一中高二级的女生宋玉芳，

他另有一首写济南大白菜：“祝店韩仓路平平，一帆风饱小车轻。车车齐载黄芽菜，推到城中天乍明。”注曰：“祝店，赵尚书故宅。韩仓，村名，居人多种菜为业。”“赵尚书”乃明代历城人赵世卿。“祝店”现称祝甸，韩仓在其东面。“黄芽菜”就是黄芽白菜，明崇祯《历城县志》载：“白菜，四郊皆有，趵突泉东上者佳，冬月地窖中生者为黄芽。”

白菜古称“菘”，清代本邑文士王贤仪《环辙杂录》曰：“南北呼菘统曰白菜，济南又呼为黄芽。”济南人喜食白菜，过去街头常有黄芽白菜的叫卖声。而且，大白菜是济南百姓冬季的当家菜，家家户户都要在入冬之际储存成百上千斤大白菜。祝店、韩仓是明清时代的著名白菜产地，唐王、董家则是后起的白菜基地。

孙兆淮，字子香，清代江苏崑山人，生卒年不详。幼负奇才，道光年间随父孙铨宦山左，诗文有盛名，后曾入林则徐幕，著有《片玉山房花笺录诗话》《片玉山房词话》等。

孙兆淮《济南竹枝词》中有一首写食苑品鱼：“桐月轩中品菜蔬，骚人雅集大轩渠。依家不住西湖上，偏喜今朝醋溜鱼。”注曰：“鱼虾皆豢养于活水中，鲜美非常，不弱于杭州之五柳居也。”

杭州五柳居所制西湖醋鱼，又叫宋嫂鱼、醋溜鱼。醋溜鱼在济南演变成脍炙人口的糖醋鱼，光绪年间开业的德胜楼饭庄(后来的汇泉楼)的厨师彭柯最擅长烹制此菜。饭庄毗邻天镜泉(江家池)，水中蓄养许多黄河鲤鱼。此种情形，颇与桐月轩之大轩渠活水养鱼相类。

济南的水果亦被孙兆淮写入诗中：“此乡瓜果味还佳，盛担挑来摆满街。雪藕苳婆依最爱，夜深留待醒吟怀。”注曰：“西瓜、蜜桃、苹果、粉藕之类多而且佳。”上面说到的雪藕就是大明湖的白莲藕，嫩脆无比，味道甘甜，济南人将其作为鲜水果生吃。

明代崇祯《历城县志》记载的水果有杏、梨、樱桃、柑橘、苳婆等三十来种。并且称：“苳婆，大如柑橘，色青亦曰平波。”苳婆即苹果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，苏州文士范烟桥在济南待过几个月，他在《历下烟云录》一文中写到济南食果习俗：“水果置朱漆或黑漆之圆盘中，骈列两侧，如送礼然。梨为最多，可以四季不断，有数种，味皆甘美无酸。葡萄亦甜美多液，虽至隆冬，不坏。”又无不遗憾地说：“北方水果肥大甘美，素所著称。惜余十月去，明年三月返。在此期中，为水果最少之时，只有梨与葡萄而已……未尝佳果为大缺憾耳。”他没有吃到济南夏天的水果，包括西瓜。济南人暑日吃西瓜很有特点，往往将其装在网兜里，沉在泉池、河里或井中，待上半天一夜，然后捞出切开就食，拔凉解暑，谓之“冰镇西瓜”。

徐北文(1924—2005)，山东泰安人，教授、学者、诗人，著有《先秦文学史》《济南简史》《济南风情》《海岱居文存》《海岱小品》《海岱居诗话》等。

徐北文《济南竹枝词》之《扁食》一首写道：“扁食薄皮美馅藏，肉绒细拌蒲丝香。更有揉泥豆腐软，醋酸蒜辣佐君尝。”注曰：“面皮包馅而食，通名包子，做法不同，分名之为蒸包、煎包、锅贴、水饺、饅饅等名目。济南旧日名水饺曰‘扁食’……”

济南人待客，常以水饺作为主食。年节之时，更是不可或缺的食品。昔日济南餐馆专营扁食者，名曰“扁食楼”。周传铭《1927济南快览》一书载：“鞭指巷之熊家扁食楼，营业已近百年，扁食具有专长，近由其弟分设于县西巷亦营业而不恶也。”另外，还有西双龙街的谯家扁食楼、大观园商场西面的曹家扁食楼等。

他还有一首《搭酥锅》：“园蔬海带白莲藕，鸡鱼豚肉一锅烹。新年户户夸酥菜，席珍自奉乐平生。”注曰：“夏历新正，济南家家制酥菜……名曰‘搭酥锅’。”“搭酥锅”也叫“打酥锅”，济南家家会做，口味各有不同，主要体现在酱油、醋、糖的比例上。三份酱油、一份醋、一份糖，称作“俗口”，多加糖为“甜口”，多加醋则是“酸口”。

他还写到济南的《杂粮食品》：“杂面条儿绿豆丸，豆浆甘美腐乳咸。热贴饅饼夸香脆，小米新磨玉沫甜。”注曰：“昔日济南家常多以杂粮为食，食麦粉者罕……今少年喜欧美快餐，此等平淡食品已少见，老人胃口何处享颐养之乐耶？”

食俗之变，与时代同步，但为健康计，不少济南人又重寻杂粮食品。尤其老人，将其列为重要的养生之道。

时便有了欢乐的动静。在工休和午饭时，腰鼓队也给大家演上一段，活跃气氛，鼓舞士气。

劳建队的生活丰富多彩，但年代久远，大都忘了，只有一个小插曲，难以忘怀。管伙食采购的同志，不知为何一下子购进两卡车洋葱。那些天我们天天吃洋葱，结果，齐鲁中学全院充满洋葱味，连打嗝放屁都是洋葱味，最后同学们怨声载道才停止吃洋葱。而对于我来说，造成的结果是，此后一生不吃洋葱。

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，我们结下了极深的友谊。为记录精彩的生活，市学联拍了不少照片，我还保留一张在当时齐鲁大学校园内拍的腰鼓队合影。

劳建队对于济南的社会进程而言，只是一朵小浪花。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人生旅途重要一笔，是思想和身体一次最重要的锻炼。

原定一个月的任务，劳动建设大队用了21天提前完成任务。这就是现在文化西路泄洪沟的雏形。

劳动结束时，给我们每人发了20斤小米和几块钱。回家后我又向家长要了两块钱，买了我人生第一双回力球鞋。

【城记】

□叶世超

## 那年暑假挖文化西路泄洪沟